

大學私衡

仁2
1560

屬附學大田稻甲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26 號
第 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
卷
1560

鵬齋先生著

大學和衡

江戶書林 玉山堂藏



大學私衡

關東 龜田 興著

大學者。王宮侯國之學稱也。呂氏春秋曰。天子入
大學。祭先聖則齡。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
尊師也。荀子曰。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
以導之也。大學之名。既見于此。按大小內外之說。
昉于曲臺遺經。而戴氏乃采以筆之於書。蓋以其
為書。皆出當時羣儒之手。故猶為髣髴古制。是以
逮于今莫之能正。後世諸儒依其說而暢之。其言



如可聞。然而不合於經誥大典。終不能以釋然無疑。余嘗著學校辨。因附于此。篇末載之

宋陳氏禮書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內。然後達於朝故也。禮記三禮義疏王制案語曰。考易大初篇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是

虞夏殷亦必不止二學。且此四學。天子入之則必國學而非小學。且一日周之。則其地必相近而不。在郊。大戴禮記有五學。賈誼所述古禮亦同。是此。東西南北四學中有大學為五學也。嘗總而論之。大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案語又云。王宮之東者則天子之小學也。公宮南之左者。則諸侯之小學也。卿大夫士庶之子。其小學無數。亦無定所。而州黨鄉國皆有大學。其餘陸佃周諤諸儒之論。雖各有所

據俱不免割裂矣。或云有謂天子小學在外。諸侯小學在內者。非也。大學小學不分內外。或云以養老有差等。而學由以分。如所謂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者。上庠為大。下庠為小。或云小學者。寫字之學宮也。三禮義疏之說。大小內外。其論雖順。五學周之。晝夜出入于此。亦太煩而雜矣。今按大小內外四學五學之說。二戴既異。諸家之論。所以不免鑿枘也。余學校辨總畫斷之。

陸稼書隴其大學答問曰。或問古之小學。乃寫字

之學。非泛指小子之學也。自朱子認為童學。且急著為書。而嗣是以後。如王應麟之小學紺珠。毛氏

曰。姚立方云。王伯厚作困學紀聞。有云。徐楚金說文係傳。呂大史謂原本斷爛。使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則猶可補也。且應麟亦專以小學屬寫字矣。惟紺珠所收類則稍附朱子耳。余按王伯厚著玉海。載小學部一卷。皆字學之事也。毛氏引姚氏之言。取證於困學紀聞。而不及玉海。似欠考。

馬端臨之通考。焦竑之經籍考。皆不以小學專屬字學。是一補傳而大學本亡。而小學且與之俱亡。是不可惜乎。曰字學固小學也。一切童子之學。皆小學也。是其名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若王制白庠

通尚書大傳大戴保傳篇所云小學。則泛指童子之學也。從來解經者未嘗以此而廢彼。安在其亡耶。而又何病乎。朱子小學之書也。按陸氏全取毛氏證文之言。以為或問而解說之。其言似回護朱考亭而彌縫其誤。蓋阿其所好耳。毛氏小學寫字之說。考證有據。今疏明了。竟不能掩其過也。

馬氏通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及白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又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

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傳白虎通所謂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之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席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

入師氏所掌席門外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子八歲便入小學歟按入學限年之說參錯不一馬氏通考詳且悉矣然亦皆曲從以為說者也古者入學無限年之事紹述先生伊藤長胤辨之者明白剴切今舉其略曰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日至繁其節至多非八歲至十五之所能盡也況人有昏明愚智之別不可以八歲至十五之間槩而教之也若使八歲至十五而不能曉之則待其能通

而後始下大學工夫乎吾恐枉費精神而供無用之事乎若使過十五歲而始有志於學則小學之節悉廢之耶將筭其年數躡過節次而始入于大學乎吾恐日暮路遠以文為之末拘大體此求之今日察其宜之不可通者也又曰子夏門人小子專務灑掃應對而子游非之則孔子之設科也不必拘小大之節亦可知矣而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及詩書執禮其所雅言則今之所謂小學與大學之教也而不唯不限其年亦且習之終身

則其不拘八歲與十五歲之制亦可見也。學小大是言尤有理。足以破朱考亭之惑矣。朱考亭自序專依保傅白虎通以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說全本於程伊川氏。蓋彼朱考亭以祖述程氏之理學。堅奉其言。曲衛其說。至一切瑣猥之事。不辨異同是非。一尊信之。過信之惑。不能自知其悞也。若使朱考亭平心而明斯道。則其學問之淵深。西漢以降莫或能比者。惜矣夫。

大學

蓋三代之時。學校之政明於天下。而其法最詳矣。是以自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子弟。皆莫有不學者。而庶民子弟之中。其俊秀者。擇之入于大學。其不肖者。黜之而不復于農。蓋士農不易業。既入于大學。則不復治農。然後士農判。其俊秀者。既入于大學。則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同受其義於大學。正然則大學之教。所以成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秀也。而

大學之所教者。不出於詩書禮樂之外。其所成者。不越於明德新民止善三者之內。故自非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太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秀。則不得與此學也。斯篇所述。則大學所學之條例。非必以斯篇為大學所教之事業也。蓋大學所教者。不出於詩書禮樂之外。而其所成者。不越於明德新民止善三者之內。故其首揭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而曰大學之道。其餘則不過於敷衍此三件而已。學者宜潛心而熟玩焉。前儒不知是

義。遺詩書禮樂而以斯篇為聖人窮理之要。又以為初學入德之門。誠過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明與昭義同。光昭之也。明德謂德之至明。猶謂峻德。大德令德善德也。昭明德言光昭其明德于天下也。周易火地晉大象曰。地上有火。晉君子以昭明德。離為兩明。即謂日月也。日月雙照耀于地上。其光明無所不暨。言君子則之以光昭其明德于天下也。尚書所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也。堯典

曰克明峻德。湯誓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左傳曰。叔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異國號以章明德。家語曰。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其義皆同。程氏曰。親當作新。是矣。止於至善。言明善之至極而止于此也。

明德與昏德相對。尚書曰。紂之昏德。又曰。有夏昏德。皆對殷湯周武之明德而言。又國語曰。昭明德而廢昏德。其義雖異。明德昏德相對者。已有的證。先儒以明德對玄德。引尚書玄德。污以

附會。可謂妄矣。玄德出于老子。其義自別。或以明德為限天子之德。或以為限贊聖人之德。皆過矣。古書謂明德者。不必拘拘也。左傳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則後世子孫必有達人。又曰。建明德以藩屏周。文侯之命曰。父羲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是何限天子。又何限聖人。仁齋先生曰。明德二字。多見於詩書左傳。而至於論孟。則專以仁義禮智為教。孝弟忠信為要。而未嘗有一言及明德者。明德二字。唯可以贊聖人。

之德而非學者之所能承當也。仁齋先生曾不信大學。故有此言。蓋德者得道之名。得道則其德自崇。德崇謂之明德。故夫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者何也？即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所成而言也。却是學者所宜承當也。論語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又曰：先難後獲。非崇德乎。崇德者即明德也。左氏傳曰：明德務崇之。之謂。今并而觀之。則其義不異可見矣。且夫語孟

隨事問答。就言論說。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是以還無條例統紀。固其書之體也。如大學中庸。則却只統說。逐章順寫。而為一部。何得以大學中庸與語孟一例議之乎。仁齋先生動輒曰：鄒魯之書。數千萬言。無有一句之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者。格物致知。即中庸孟子所謂明善。誠意正心。即中庸孟子所謂誠身也。若夫不揣其本。惟末之拘。則梗澀不通。窒碍相阻者。何惟大學而已哉。孟子性善養氣。亦孔子之所未言。

也。然而其言苟符於聖意，則孰曰非聖人之遺言。又何不佩服體受，以為學者規矩哉。而今不協己意，不合己說，則槩而棄之，其亦異乎古人之學矣。

先儒從古本者，皆引小人樂其樂，利其利，與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強以親民為說，未免稍偏矣。按盤銘一段有五箇新字，則新民之誤無疑矣。今不信有據之五言，而取必於可疑之一字，亦可怪而已。所謂新民者，革新舊俗之謂。

尚書曰：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是也。齊家釋章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此乃新民之義也。右首章舉大學之大綱。

大學之書，不出於昭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之外。而三者為大學大綱，衍之則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者。而八者為大學小目，括之則為三大綱。大綱者即小目之標題，而小目統在於大綱中。蓋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脩身五者。便止至善之事。齊家治國二者。便新民之事。平天下者。便昭明德之事也。而大綱三者。大學條例之大體。而小目八者。所以成其大體也。故首篇揭此三大綱而舉之。其義甚明白。愚故斷以昭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為大學之大綱標題。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者。為大綱中之小目條件。朱考亭立三綱領八條目之名。分十一物。而各各為標的。其名則得之。其義則失之矣。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諟與諦同。顧諟猶言諦視也。明命猶顯命。言天授大德以大命而顯明之也。明命雖天授。又當自顧諟之矣。顧諟之者。則所以光昭其德也。明命字無意義。朱考亭以明命為明德。皆不知而為解者。不可從焉。峻德尚書作俊德。從大學為正。皆自明者。言光昭明德于天下者。則在於自務也。左氏傳曰。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亦此意也。

是一節釋光昭之義。非釋明德也。下一節唯舉新字以釋其義。而不及於民字。其次下一節亦唯舉止字以釋其義。而不及於至善字。因知是一節亦然也。而是一節內有德字者。借成語而明之耳。德字無意義。觀下二節而可見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所引康誥新民。亦借成語而釋新字之義。極謂盡至極也。

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曰。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凡事有所可止焉。知其所當止而不惑。則其心決定而不疑。其心決定而不疑。則雖倉卒急遽顛沛窘迫之際。其心靜而安于此。其心靜而安于此。則

其所思慮。左右取之而皆合於聖人之所圖也。然後謂之能得矣。

右二章

此章舊本在于後世不忘之下。又末節知止以下二十六字。舊本在首章

大綱下

朱子大學雖經更定。而一一注其下曰。舊本在某處。亦猶漢儒雖禁私易。明知錯簡。則仍其故文。注于其下也。今從是例。而一一注其下。

是章分為三節。首節就大綱而釋昭字之義。第二節亦就大綱而釋新字之義。第三節亦就大綱而釋止字之義。古今注家不知三大綱即八

小目之標題。每名立標。分為十一物。以是一章為釋明德新民至善之章。而為之說甚無謂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凡天下之物。有本則有末。天下之事。有始則有終。大學之所學者。亦有先後。知其所先後。則不遠于道矣。物事二者取譬也。先後者。斥下六箇先字。七箇後字。言而起下文。先儒以事物二者當某某。以本末終始當某某。曠曠紛錯。原屬妄解。先儒之說詳于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八者三大綱中之小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脩身五者即止至善之事齊家治國二者即新民
之事平天下者即昭明德之事也蓋欲光昭明德
于天下者先在新民欲新民者先在止於至善而

其所以成是三者則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
為先焉。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謂之止於至善
然後可以齊家治國。家齊國治謂之新民。然後明
德光昭于四表而天下平。謂之昭明德。故上章釋
昭新止三字之義。不釋明德新民至善之事。可見
三大綱者即八小目之統名也。

李善文選注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廣韻亦然。按
格訓量度者為古義。格物字。大學之外。古書未之
見也。獨子華子之書云。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

憶謂之意。又云。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由此觀之。則格物者量度事物之義無疑。所謂格物者。言量度。凡天下古今之事物也。中庸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又曰。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明物明善。即格物之義。格物致知。而后意誠。心正。身脩者。乃明乎善。而誠乎身之謂。斯篇格物之義。不過於如此也。蓋量物而盡智者。莫若學術。德行功業。皆學術之所致也。其所以學之術。莫若史書。夫史書者。聖賢遺言。古今治蹟。人物臧否。風俗淑慝。事業之巨

細。人倫之義理。莫不悉載矣。人人於是量度其義。則可以盡己之智。是便明物明善之要也。謂之格物。如是。則其智之至。豈小小乎。故孔子曰。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奚須終日窮理。終夜治心。而徒費精力焉。而宋儒格物窮理之說。至一草一木。一鱗一毛。便欲畢通其理。識而不遺。嗚呼。天地之間。萬物之繁。泛濫浩汗。澌而無極。孰能窮之。而今欲窮之。却是懸空底之物。如捕風捉影。其究卒陷於老佛絕學之陋矣。假令其言信然。於聖人

則無有此幽深之教。無有此迂迴之道也。明道允生曰。書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此說戾于前說。夫草木臭味。種種區別。此則鑿家之所宜悉。而非儒者急務。陰陽推步。日月運行。此則曆家之所宜悉。而非儒者急務。至如人生形狀之異。性情之變。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九竅六藏。五脈經絡。所以然之理。則雖神禹之智。又惡能窮之哉。堯舜所謂大智也。乃明於庶物而察於

人倫。而猶云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則聖人之所用心。亦可知也。程朱二子。俱據明道之後說。而云。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後忽然頓悟。而全體大用。無不盡矣。便設日課之說。以擬一千七百之公案。又立豁然貫通之義。以擬大悟徹底之頓禪。余思宋時雪竇圓悟之徒。大闡揚達摩宗。煽耀乎一時。理學家強欲與彼角衡。是以潛擬于彼道。以設義。但換其名耳。噫。亂聖人之道者。蓋於是焉。為大矣。尹彥明以日課之說。為非程伊川之言。蓋惡觀

理之煩終身不能究也日課格物之義當時親炙之弟子猶以為迂矣

王姚江因見一竹推格不去亦不以程朱之言為然便以格為正物為事所謂正事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又曰格去物欲說出二端而惑學者且夫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格物一言以盡大學而其餘誠意正心皆為贅語爾王龍谿者出於其門而稱巨擘而終不能領略其義雖然其人則不可不謂一代之豪傑也

陽明行到智之說又與陽明之弟子張公錦論知行合一又讀陽明文錄恨其格物之義不能

駱問禮與王龍谿論

通舉以質諸王龍谿龍谿終不能領畧云

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自格物至脩身五者皆明善脩己之事即三大綱止於至善也蓋身脩然後可以齊家治國矣故特揭脩身二字總括以為本爾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又泛說脩身之為家國之本厚謂身也薄謂家國也自己身而視之則家國為末故曰薄也

右三章

是章舉八小目而論先後之義。蓋八小目括之則為三矣。三大綱衍之則為八矣。故是章重曰脩身為本。以示八小目括為三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謂知本。

右四章

此章舊本在止於信下

此章因上章有修身為本之言。大綱小目之外別立此知本章。而釋本字之義。其意甚分明。

無有異論。且此章唯謂知本。而不謂知本末。朱考亭因有本末終始之句。遂謂之釋本末。然則以何者釋終始耶。又按本末終始。原非條件。上章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二句。自是譬喻起下之詞。不必關涉於知本之義也。而先儒皆以本末終始之字。證知本之義。牽搭纏繞。不免矛盾。今舉一二以論于左。

朱考亭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又以此聽訟章。為釋本末章。故盧孝孫等。

皆據其言為塗塗附。其言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后。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后也。蔡立武傳郭忠雍之學。其立論多與朱子異。乃以物有本末之物。為格物之物。以知所先后之知。為致知之知。郝京山知本節。全依于蔡氏。其說同于此。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聽。訟一節。為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蔡虛齋林次崖是之。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

之上。若王姚江復古本。則以知本為格物。其意以謂格物即所謂格去物欲。格去物欲即脩身也。脩身即知本也。其實不過借知本二字以伸其良知之說也。毛大可證文所引。蔣道林湛甘泉孫鍾元羅念庵等之說。疊見層出。其意皆同。湛氏曰。大學古本。即以知本為格物。知本者脩身也。然則格物亦第知脩身為大學要功耳。羅氏曰。知先即知止。知止即物格。知止能得。即物格知至。何則知本故也。孫氏曰。格物只一物。脩

身是也。致知只一知。知本是也。是皆姚江流派之說。而主張知行合一之義耳。毛氏引此以為已說之所據焉。今并考之。以上諸說。唯守一章一句。則如或可聞也。推之全篇。則其義皆不相通。紛糾錯繆。難見其旨。尤戾作者之意。今推義例前後相證。則分畧甚明。其解尤易。先輩何以為此梗澀之解歟。殊可怪爾。毛西河以致覈精詳詡乎一時。當時之名士皆處其下風矣。其著書太富。可謂大家矣哉。雖然。至述經義之微旨。

則不免有所出入也。閔百詩若據所謂割裂經文者。為不誣矣。畢竟西河之學。原無真見。是以不過根據王姚江而籠罩糝糊之也。沉歸愚以為非醇儒。抑有以哉。茶餘客話曰。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為據。必須搜討源頭。字質證慎。勿懸河之口。所謂因言西河與閔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大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義。貽誤後生。匪淺。

詩曰。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曰於戲前王不忘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
沒世不忘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大全引吳氏程說曰饒氏

謂知本即物格之誤東陽許氏曰濶峯云知字仿佛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今從之

是章引詩合論格物致知之義曰如切如磋道學
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是皆極學明善之事而大學
用功之始也蓋極學之精明善之深則其知自明

而至矣然後可以身脩而國治矣然則極學明善
便是脩身之工夫也故又以格物致知為脩身中
用功之始也格物者即中庸孟子所謂明善也然
則格物便是明善明善便是格物也故斯篇於論
格物之章便舉至善字而示之其義自見夫極學
明善而盛德至善沒世不忘則可謂知之至也是
豈小小之智哉故引衛武公悔過勉學更過自脩
之詩以釋格物致知之義又引烈文之篇文王餘
澤遺化被於萬世而盛德大業民不能忘之義以

言知至之明驗焉。而先儒妄作補傳云。格物致知之章亡矣。若是則切磋之道學。琢磨之自修。將何處屬之。此自師已意欲求其全。而或失之。傳會使古人之意決裂不完。亦不可不辨也。

袁氏隨園答袁清溪書曰。陸王致良知之說。僕策秀才文中力闢其非。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豈大聖人之良知反不如陸王乎。故朱子注致知格物為讀書明理。此義絲毫不悞。惜其補傳一章。畫蛇添足。反招出

多少駁詰。如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是在何年何月。蓋已墜入佛氏打七參禪之邪徑。使當日不補此章。即以物有本末一節與聽訟吾猶人也一章。為致知格物之本傳。則省却許多枝節。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多學而識之物格也。一以貫之致知也。它如周易所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孟子所謂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皆可引用以為格物致知之解。何勞淺題深做費許多氣力而為此補傳乎。

程朱二氏持敬主靜。陸王二氏捨學問廢聞見。是後世之學非吾夫子之學也。若夫曰治心而已而不明於學。則固陋鄙野亦未足與語也。而況捨學乎。至若王姚江詆書為無益。則吾不知何故。陳清瀾學蔀通辨。鄧來溪詠化類篇。崔后渠竹松寤言等之書。辨駁確醒。不俟吾言矣。今

夷攻之。姚江亦陽儒陰釋。特不廢人倫而說因果耳。非真洙泗之道也。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至論性。則曰無善無惡。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故以聞見為遮迷。以詩書六經為吾心之注脚。自是一種籠絡人說話而已。蓋古之學博覽審問而體之於身者也。大學所謂格物致知。即是之義也。袁氏之論。既得其旨。但至云以物有本末一節與聽訟一章為格物致知之本傳。則竟陷于梗棘之窠矣。

右五章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舊本在三章下

是章釋格物致知之義。蓋從此以下。釋八小目。而是章乃大學用功之始也。通下誠意正心修身三章。皆為止至善之事。其說既詳于上。前儒以此章有至善字。合第二章。為釋止至善之章。而遂云。格物致知章亡矣。故羣議至今不息。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者誠實不二也。意意思也。心之所意度。謂之意。

度善度惡者。皆心之意思也。其度善者。誠實不二而無表裏。謂之誠意。如是則內省不疚。其慊可知。其度惡者。陽掩而陰藏之。則不誠而二。既有表裏。所謂自欺也。其不慊可知。已故君子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而後為快乎心。是以君子行不愧影。寐不愧衾。其所養者可知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亦此章之意也。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
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六章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程氏曰身有之身當作心今從之正心猶平心也
平心者出於諸書正心字大學之外未多之見也
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獨出於此而已
然古書中迎意可解者有之矣則從其言而證之
可也樂記曰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
其義又射義曰內志正外體直內志正猶言內心
平也故射義又曰心平體正心志正平迭用通
則正心即平心也其義之同可以證矣

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又曰心無它圖正心在中

管子曰倍其公法損

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夫心之所量度。能知輕重長短而得之。是謂心之平正。其心為情所奪。而或喪其權度。是謂心失平正。喜怒哀樂之情。以心之權度量度之。而得其制。則其心自順。然後好惡平。而心志正。是即大學正心之義也。蓋情者人性之實。而所不能免也。雖然。其情熾而蕩。則反奪其心。其心見奪。則權度皆出私意。又奚平正之得。故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也。非曰抑制此心。而不起忿懣

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念也。謂節之也。所謂節者。以禮義節約其情也。夫以禮義制情者。心也。日用行事。則心術之所形也。若其心為情所奪。而不得平正。則動容周旋。不中禮。而日用行事。盡失其理焉。以是致喜。則賞及乎無功。以是致怒。則罰濫乎無辜。以是致樂。則恒舞于宮。酣歌于室。以是致哀。則孝子滅性。慈父喪明。以是致懼。則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虎。是謂心不在焉。心既不在乎此。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不知其味。宜哉。傳曰。無節

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是之謂也。大學正心之義。不過如此而已。豈別有幽渺高遠之理耶。朱考亭以鑒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為正心之法。又以期待留在偏重三者。論正心之害。今審閱之。大學之數千百言。未有一句之如是者。又在聖門。則無有如此工夫矣。夫心者活物也。非可束縛羈縻之物也。惟是以禮義為制而已。而其以禮義為制者。則此心也。豈得徒把捉斯心如作孟捲乎哉。理學家以斯篇之正

心。悞認為治心之工夫。遂設攝收精神之說。以誣大學。悲哉。後學之徒。不辨其真偽。傳唱尊奉之。以為聖人道統之旨。所謂認妄為真者也。治心之說。濫觴於濂洛。流衍於朱陸。而波及於元明之諸儒。學者沒首於此。而不得復出者。幾數百年矣。嗚呼。道之難明也如是哉。夫聖人之教。無以心為先者。只是以禮為準。以義為度。而制之而已。尚書云制心。樂記云節心。孟子云存心。左傳云守心。皆謂以禮義制之。節之。存之。守之。

也。聖人之道豈有徒治心之義乎。理學家之治心窮理。茫然無棲泊。又無所下手。彼亦憂治心之無準的。又立靜坐主一之說。將敬作息心止念之法。聖人教人之道。豈有此刻苦偏側之法哉。爾後明儒薛文公因此言以主張復性之說。胡敬齋亦因此言以主張居敬之說。諸儒立論率莫外乎其槩。獲矣。郝京山務排擊宋儒者也。猶不免其習弊。但以氣之一字為宗旨。以靜坐觀心為閑中一樂。其言論風旨居然理學也。至

王姚江以聖人之學為心學。以禮樂一切諸物為良知之障礙。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者也。孫淮海雖論謂論語中孔子自言。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稱顏淵。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必到孔子地位。心纔不踰矩。到顏子地位。心纔不違仁。其難如此。近世講學者。於聖賢操存涵養工夫全不理會。乃說的都是生知安行的話。真似他已不踰矩不違仁者。吾誰欺。欺天乎。此言極中。今理學者之弊。因表出于此。雖論之言出于續羊棗集曰此

一段極為陽明先生良知之切劑但其別說畢竟歸陽明先生之法門按孫淮海自以為孔子而劉小鶴之輩又以孔子視之多見其不知量也雖論一篇腐舛尤甚不足論之

正心字以大學外六經無之故近世學者皆疑以為非聖門之書是徒知宋儒治心之謬而不知大學正心之自別也而云聖門無正心之教遂并與大學而廢之噫千載之後使聖人之徒濫膺高鼻多鬚之禰悲哉夫人心者出入無時不知所嚮隨見而變隨聞而移者也故先王建禮義之極以為之準度而制之節之矣而後世

廢禮義而設心術之學曰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是皆出於浮屠之說而非吾聖人之教也雖然先王之教無捨人而立道之理而其人則以有此心之知識故為萬物之靈而其心則如朽欄之虎恐將脫如腐索之馬恐將逸不得不止不
得不制雖若孔子之聖亦以禮義為矩不使其心從其所欲者抑為之也而近世之學者遂云聖人之教無論心者乃謂曰孔子一代說話及心字者僅不過二條而已遂聒聒說之不止噫

賊夫人之子者於斯為甚矣。若曰無徒治心之教則吾聞命矣。曰外心不說則吾弗信也。其人動輒云先王之道如是。聖人之禮如是。乃視聖人猶木偶人。視道猶剪綵花。似則似矣。何活用之有。故唱其學者亦皆泥古不通世變。況於輔世長民之術乎。

右七章

辨紹述先生駁食不知味一篇附
紹述先生論朱子正心持敬之異同。言言語語

深砭其病。朱子既無所逃避。然因其言引孔子聞韶不知肉味。而并駁此章者非也。其言曰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不知其味者。尤可謂悖聖人之意矣。又曰大學本非聖人之遺書。而把捉斯心。視如制器。故致此牴牾。若引此言。而駁朱子期待留在偏滯。主一無適之謬。可也。以此篇正心。同於宋儒正心之說。而槩駁之者。悞也。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不知其味者。謂如曹世子非歎所而

歎陳五父。它敏如忘。衛靈公見蜚鴈而仲尼之言不入于耳。奕秋之弟子思繳鴻鵠而不專於奕之類。其心不專於所主也。如聞韶不知肉味。則猶朱穆亡衣冠而不知高鳳潦水漂麥而不省矣。所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與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自有分辨。又奚妨焉。先生曰。當聞韶之時。韶為主而肉為賓。若當食肉之時而樂。則其聲音綴兆亦必不如專聞樂之審也。此聖人之所不免。以此為不得其正而可乎。

夫謂心專於所主則他事不管者人之所不免也。則聞鄭衛溺音之樂而忘國家。聞北里靡靡之聲而忘天下。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窮匱饑寒。亦曰人之所不免也可乎。是論之不通也。是章洙此之謂。謂心在乎此而料度得正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今夫一簞食一豆羹。蹴爾而與之。弗屑。噉爾而與之。弗受者。思之得正也。萬鍾之

祿不辨禮義者。耳目之蔽於物。而心之思不得正也。且夫食於有喪者之側。不飽。雖肉多。不使勝食氣。在疾病而禦子路之禱。臨死而易簣之類。皆其心在乎此。而料度得正者也。是非視而料之。聽而度之。食而別味乎。此謂心在焉。此謂心之正也。大學之言。不悖於聖人之意者。於是乎可見矣。先生曰。大學之書。把捉斯心。視如制器。是以斯篇之正心。同於宋儒所謂正心。而槩視之過也。夫苟不問真偽。不察異同。唯以其言

之似推之。則雖揚朱墨翟老佛異端之書。亦何患無詞之相似哉。可謂冤矣。紹述先生博學篤行。余之所心服也。惟斯之言。似拘泥家言。未深盡其義。因并論于此。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之。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齊其家。

右八章

自格物章至于此凡四章。即大綱止至善之小目也。而以格物致知為用功之始。中庸以明善統格物致知之二義。以誠身統誠意正心脩身之三義。蓋究學明善。而量度天下古今之事物。則善惡自明。而其智自至。其智至則所以脩身者。取之左右而逢其源。然後可謂誠乎身矣。若夫物格智至。而其身不脩。則雖有虞舜之大智。周公之多才。聖人則不欲觀之也。斯篇用功推

極之次第。前後內外之相因。都具詳悉而無餘蘊焉。聖門之遺言。其明而精者如此。又按誠意者。就心之所意度者而立言。故專以慎獨毋欺之事為說。正心者。就心上有存者而立言。故專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為說。脩身者。就應接人之際而立言。故專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者為說。三章各別。而一直寫下。義理相承而不戾也。或疑云。脩身功夫。誠意正心而足。豈復別有脩身者哉。此未得作者之意者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蓂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九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

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李治古今註曰鄭云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釋文絜音結其注中絜也之絜苦結切晦菴則復援引荀子莊子云絜圍束也謂以物圍束為之則音戶結切李子曰鄭朱兩說未為得絜直當作絜字讀之矩者正方之具物有四隅吾絜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鄭說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

之說遂有蛇足之患晦菴以絜為圍束圍束其法

是何等語耶以上古今註按鄭為絜法讀猶絜壺絜室

之絜朱子曰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是依上下左右前後之字而為之說大謬矣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絜矩之義不過于此意因今從李說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

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有利我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

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
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
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
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
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

右十章

按八小目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又
曰。國治而后天下平。自格物以至於治國。皆立
釋章而論其義。至平天下則無釋章。蓋明德光
昭而天下承平者。本出於家齊國治焉。故曰家
齊國治而后天下平矣。蓋天下承平之象。則目
之所覩。盡是文運休明之隆景耳。之所聞。莫非

聖德仁聲矣。邦國人民之所覩所聞。亦皆不過於麟鳳龜龍慶雲嘉禾之禎祥而已矣。又何為假班固張衡之手。而徒讚述之哉。故此篇至治國而止矣。是作者之意也。格物致知合為一章而釋之。又平天下無

釋義八小目釋義為六章者蓋為之也。

大經小目。俱有明德之言。而無明德之釋義。何也。曰非獨明德而已。新民至善俱無釋義。夫明德者。謂德之至明而大成也。乃贊德崇之稱也。德之明而成者。則在乎明善。明善即止至善也。

止至善。便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之名也。蓋止至善則其德明矣。其德既明則可以新民矣。其民既新。則其明德自當光昭於天下矣。然則止至善。乃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成就之名。而明德乃贊止至善之成也。故第二章有昭新止三字之釋義。而別無明德新民至善之章。小目釋章。亦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釋義。而無至善新民明德之章。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便大綱止

至善之事。齊家治國二者。便新民之事。天下平者。便明德光昭于天下之事也。余故曰。三大綱。衍之則為八小目。八小目括之則為三大綱焉。古人講大學者。皆不知此義。而以昭明德說明德之義。故糾紛雜錯。洗洋無歸。因復論之以附篇末。學者審諸。

學校辨一篇附

學校之制。兩漢學者。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言。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諸說繁錯淆亂。無真是之歸。今泝乎古而閱諸聖賢之書。獨孟子之書。斯足以明矣。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者所謂大學也。天子國都立斯大學一宮。而大學之外。州閭鄉黨。又各立庠序校之三學。侯國亦立大學一宮。州

間鄉黨。又同設庠序校之三學而已。而侯國之大學。損其制。蓋避天子也。其制之異。後世不可攷也。漢儒以辟雍當天子之學。以類宮當諸侯之學。經無明文。原屬謬妄。辟雍類宮出於詩經。非學宮之名。楊慎已辨之。蔡邕明堂論。以明堂辟雍。大學大鄉飲酒義。鄭玄注曰。庠鄉學也。廟合為一。最謬矣。鄉飲酒義。鄭玄注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白席通曰。鄉有庠。里有序。唐孔穎達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

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天下。凡此諸說所記各異。淆亂紛糾。無可適從。顧後人習聞禮記而不加攷索。是以參錯不同。雜舉無紀。或云。周制雜措而互言之。皆出于鹵莽。而弗深考究之過也。今按小戴記學記篇所說。殆可據矣。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鄭玄曰。術當作遂。非矣。陳皓曰。當作州。此說可從。國有學。按此疑脫鄉有校三字。又攷之周官。賓興之禮。三年一飲。以正月行之。鄉大夫為主人。而行於鄉。學周官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領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習射。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習射。

之禮。一年再飲。以春秋行之。州長為主人。而行於

州學。儀禮鄉射禮主人戒正齒之禮。一年一飲。以

蜡祭行之。黨正為主人。行於黨學。周官黨正每歲邦索鬼神則以

禮屬民飲賓興之禮。則儀禮鄉飲酒是也。習射之

禮。儀禮鄉射禮是也。正齒之禮。經文亡佚。惟畧見

周官。王制所謂耆老皆朝于庠。鄉飲酒義所謂六

十者坐。五十者侍。是也。而其鄉學則名之校。左傳

曰子產不毀鄉校。是也。其州學則名之序。周官州

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是也。其黨學則

名之庠。周官黨正職曰。飲于庠。庠字作序者訛又禮記鄉

飲酒義專說正齒之禮。而初云主人黨拜迎賓于

庠門之外。是也。鄉州黨三學之禮主人各異地亦不同而儀禮戴記統名之曰鄉者

州黨皆鄉之屬也後之詮經者此三禮溷為一車膠轄難通是以三學之名不明遂以序庠總為鄉

學之名所以紛錯不一也右三禮之義今并觀之賈公彥鄭世子繹之尤悉今不戴于此鄉學名校。州學名序。黨學名庠者明矣。由此攷之

則周制似夏商周之學順流直下而命之。因知萬

二千五百家之鄉。建夏學曰校。鄉大夫主之。二千

五百家之州。建商學曰序。州長主之。五百家之黨。

建當代之學曰庠。黨正主之。當代之學。五百家之黨。建之者。蓋讓夏商二代也。其餘有塾。門外舍里社。問師之教。而訓幼學者。此乃周之制也。大學者。尊崇之稱。猶泰一。泰極之泰。非小大相對之名也。學分大小者。亦漢家博士之所傳。而經無明文。古者天子諸侯之太子。初入于學。則既教之以詩書禮樂。而皆不限年。所謂入于學者。入于大學也。天子諸侯無私學。又無必皆習灑掃應對進退之諸節。則又何小學之有。卿大夫元士之子弟初學者。

先教之家塾。然後入于學。其在鄉者入于校。在州者入于序。在黨者入于庠。而受學於師。及其長而後入于大學。則又何小學之有。庶人子弟之初學者。亦有塾。門外舍里社。鄴遂州間鄉黨之教。而其俊秀者。擇之入于大學。然後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弟同受學於大樂正。則又何小學之有。由此攷之。學分大小者。則漢家博士之所傳。而非周之制也。毛西河曰。小學者。寫字之學也。其說可據。然以小學為寫字之官。又以為周制。於經無可考。乃

引北魏江式上字書表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而證之。按江式是言亦非有所深考而言之也。皆習聞漢儒之說。而世仍代襲。不悟其言所起。遂以小學寫字之宮為周之制矣。蓋寫字亦幼學中之一事。三代之時。俱有此學。但未聞有斯學宮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注曰。書謂六書。計謂九數。然則周制別無寫字之學宮。其有斯學宮者。蓋西漢以降之制無疑矣。漢宣時。以沛人爰禮為小學元士。又唐高祖於秘書省外立小學。皆寫字之學也。孰謂毛西

河考證有根據哉。

簡明書目曰。毛大可談義理者。不免有所出入。考證者則用其所長。多有根據。余按毛西河雖引證核博。雖考覈

確切。穿鑿出臆。而不足信據。其學當從此觀其藥

焉。大學有成均瞽宗璧雍類宮之名。又有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左學右學東膠虞庠之號。謂之四代之學。繁疊雜舉。不勝其目之夥。是皆出於漢人之掇拾。必非三代之制也。又以庠為有虞氏之學。以虞庠為周之學。夫虞者舜之號也。以舜之號被舜之學。而為周學之名。殆可疑矣。且命名相混而無分辨。想古者決無此理焉。漢儒之謬妄可見矣。蓋

秦火以前之書。說學校之制者。獨孟子為審焉。而孟子唯舉三代之學。不及斯諸學之名。則庠序學校四學之外。別無學宮也。彰矣。余竊謂煨燼之餘。學者無所取正。戴氏之徒。以私意穿鑿附會。而為編焉耳。鄭玄蔡邕等。遂信其說。牢守不解。後學不復識別。皆循誦而奉之。是以陳氏禮書馬氏通考之類。皆就是諸名。繞路巧說。復取而紛更之。可謂未免株守漢儒之弊也。凡質疑者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本根。今夫說經義者。依於漢儒之猥

說而不求諸先王之法語。何居。今幸據孟軻氏之言。考之於此。以為定準。其餘則一切芟柞之云。不知知禮者以為何如。斯篇為上篇。論辟雍類宮。瞽宗成均。上庠下庠等之名。義者。別有一篇。為下篇。今不載之。

後序

大學一篇。載在戴記。雖非孔氏之遺書。出于聖門之徒者無疑矣。古人云。子思作大學以經之。作中庸以緯之。斯言無證。不可全信也。漢時鄭康成作之注。其後數百年間。無有異論焉。至趙宋之時。二

程始表明之。正其錯簡。朱考亭又作補傳。嗣此其後。各是私意。擅為刪定。可謂鑿而任矣。至其甚。則豐坊偽作石經大學。誣罔之甚。不須辨論。朱竹垞經籍存亡考辨之者詳矣。其餘蹈襲迷誤。無真見者。或擅為移動。或堅禁私易。異同增損。聚訟膠轕。竟無定衡之可據也。余今以荒淺之學。一旦臆度而刪定之。又大異乎前儒。移動轉易。亦皆出于臆。便敢以吾衡為定。不敢以人之衡為定。是雖私衡。所定非真準的。亦非敢為武斷也。因命曰大學私衡。惟懼不免效。

尤之誚。舊名大學辨議。今改曰大學私衡。

大人嘗著大學私衡今襄梓之中庸論語未
脫于藁別有善身堂一家言二卷前一卷論
仁後一卷論性與道嗣而刊之庶讀斯篇者
知家學之有所本也寬政十一年己未孟春

十七日

男長梓謹識

芳草之部 嗣出

濕草之部 同

文政十三庚寅年九月

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江戸書林

同通貳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